

成长的代价系列

不老的古城

泉州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也许泉州在国内远不如其辖区内的晋江、石狮那样有名气，但稍有点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泉州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这里，到如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仍在这里和谐共存。每到五六月份泉州会有另一番美景，耀眼的刺桐花红遍枝头，随夏日晚风轻轻飘落的花瓣会将大街染红，所以泉州又有“刺桐城”的美称。

如果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我的家乡——泉州，一点也不为过。据说，泉州自古以来曾涌现过不少的达官贵人和英雄豪杰，他们曾影响过几朝几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又因为泉州与台湾隔海相对，与同胞们有着难于扯断的历史渊源和骨肉亲情，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泉州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与日俱增。

听父辈们讲，改革开放之初，泉州的石狮以其服装产业威震全国，在出行的飞机和火车上，“我细习

西的（我是石狮的）”成了最具荣耀的口音。虽然后来石狮、晋江又因为造假而闻名全国，但这并不影响它所带来的勃勃商机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泉州也是一个盛产老板的地方，农村里每一间民房都有可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作坊，每一个作坊里都可能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老板。如今不像十多年前，做暴发户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与分化，有一批小作坊主也由于经营不善或为了获得更大的商机，而成了大的企业集团的“分厂”。

我曾听到这样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据说，泉州有一个老板，因多年打拼积攒下一笔可观的财产。一日，多年不见的内地战友突然造访，对该老板的富有大为惊叹，并连称：“暴发户！暴发户！”老板听了，极为不高兴，说：“我怎么也得算个农民企业家吧！”笑话归笑话，但中间也反映了部分企业主的心态。泉州的经济发展奇迹除了政策方面的原因外，这还要归益于闽南人特有的吃苦精神、拼搏精神。像我父亲当年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向朋友借了 50 元钱开餐馆，然后又做起了通讯器材生意，用“白手起家”来形容他的创业史一点也不为过。在闽南，通过这种方式起家的老板不计其数。

在财富与梦想的光环下，很少有人能看得到泉州老板们的辛苦与拼搏。除了财富外，他们很想得到社

会上其他人的承认，给予他们地位和精神上的认可。我知道，有一些企业主不惜撒出重金，进行捐款什么的，只为做个某某名誉会长或是什么代表。这些现象正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心理。虽然“农民企业家”在本质上与“暴发户老板”没有什么区别，但前者总比后者要来得尊贵、顺耳的多。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泉州人。我想，我以后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泉州众多老板中的一个。我倒不在乎“暴发户”与“企业家”之间的区别，怎么定位称呼那是别人的事情。在 80 年代，仅凭几把剪刀和三两台缝纫机就可以干出大事业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高科技、高技术、赋予智力的投入将会成为“谁主沉浮”的致命武器。新的投资理念、大胆准确的投资手法才会带给企业更多的效益。

我一直比较喜欢去现代化程度较高、而且处处充满高科技印迹的城市旅游。去了一趟北京，让我有些失望，中关村不是我想象中的“硅谷”。上海留给我的印象还可以。

泉州是一个很难用什么词去形容、去定位的城市，他的古老和现代并存。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泉州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因特网和移动通信就已经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并没有很快地随现代化的生活

方式而改变。重男轻女，家族观念，甚至对外来人员的排斥都还严重地存在于这个新旧交替的城市中。我个人认为，这将是制约泉州向着现代化和国际化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

走过一些城市，渐渐也发现了泉州的很多好处。首先，泉州几乎是一个不夜城，商家闭门打烊的时间迟，而且还有不少通宵商场。这比较符合我的“夜猫子”习惯，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另外，城市小而精致。有些老巷子虽然如迷宫，但几条大街还是可以泾渭分明的，不出大半天，你就能将小城浏览一遍，现代的繁华与古老的沧桑尽收眼底。也许你无法想象，古老的伊斯兰清真寺斜对面就是一座喧闹的麦当劳餐厅；走过国际品牌专卖店集中的打锡街，就是地摊云集，汇聚三教九流，且物价低廉的百源路夜市。

泉州人讲的闽南话（台湾人叫台语）是与普通话发音完全不同的。对于一些没有进过学堂的乡下老人来讲，讲普通话无异于学一门外语。我乡下的奶奶除了看闽南语的电视节目外，她从来不看其他电视节目，因为听不懂，看电视也是存在语言障碍的。这种语言交流的障碍正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泉州中老年人之中。

我的普通话还行，“地瓜腔”不是太严重，但要

达到讲普通话行云流水般的程度，还欠火候。闽南腔的普通话，就像当年的广东话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闽南话也曾随着闽南经济的发展而奇迹般的辉煌过。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其星光也逐渐黯淡了下来。讲不好普通话，似乎让闽南人特别有一种自卑感。当他们与外地人交谈时，称赞别人的第一句话也许就是：你的普通话讲得真好。我时常想，有着深厚优越感的泉州人最羡慕别人的可能就是语言了。一个自小就讲闽南话的人，是很难达到标准普通话的程度的。我每次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很多东西难于表达，讲话也不是很流畅，不能百分之百地、自由顺畅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所以在采访时表达上会有一些障碍。

除了出外旅游和读书，我生活的圈子还几乎没有出过泉州。我的家从城的北面，搬到了城的西面，最后又搬回到了北面，所以我对于城里的大街小巷，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曾有一段时间，打算出去进修念书，当时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她毕竟是我的故乡嘛。年龄稍大一点，也就有了一种对出生地的眷恋之情。或许以后，我会走出这个地方，会离开这里。但我相信，泉州一定是我事业的起点，是我永远眷念的地方。

难忘鼓山之一

13岁那年，父母送我到了福州鼓山光华私立学校读小学六年级。在那里我度过了我最快活、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记得我刚被送到那里的时候，一切都不习惯。过惯了在家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悠闲的日子，现在突然要自己洗衣服，自己叠被子，还要成天提防着学校的老师和保安，我常常为此而有些黯然神伤。初到学校的一个月里，我还偷偷地哭了好几次，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想家。

鼓山是福州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古树盘节，鸟语花香。每逢节假日，山上的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然而要是碰上阴雨天，在森林里的石板路上行走，就会有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无端地给人平添几分阴森和恐怖。福州鼓山光华私立学校就坐落在鼓山的丛林之中。我闹不明白，一所现代化私立学校为什么要建在这种地方，或许是投资者认为那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所在吧！可是在此读书的少年们却不这么认为。

学校原本是一座军事训练基地，校园建筑的封闭性和隐密性在学校中是十分少见的。建筑物都被高高

的围墙圈了起来，墙外则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我自进学校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观察有什么通路可以溜出去。可结果令我有些失望：因为惟一可以出入的地方就是被保安 24 小时严密把守的学校大门。因为小学生还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属儿童范围，所以我们住校生都被严格地看管，逃课、下山都不是件容易事儿。越是被管得严，我们越是想偷跑出去玩。

我自小就在泉州长大，但对福州城我心中充满了好奇，福州城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曾几次被家人领着，匆匆从福州经过，或是游玩，或是探亲，那完全是由着大人們的意愿。他们热衷的什么庙啊，山啊，水啊，我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在父母的左右下我缺少了独立性、自主性。

来福州鼓山几个月了，我认识了许多福州城当地的伙伴，对周围的环境也慢慢熟悉起来。偷偷地跑出鼓山，到福州城好好游玩一番，成了我们三四个小哥们儿预谋已久的事情。机会终于来了。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我们决定下山。为了躲过校门口保安的监视，我们决定翻墙偷跑出去。

我们的个子虽小，但翻墙还是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拍拍身上的泥土，小哥们儿几个回头望望那座森严的青色院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解放感。我们像打了胜仗的部队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山下跑去。

走了一段山路后，我们拦住一辆正欲下山的公交车，一路上扬尘而去。

我们无需讲明在哪里下车，因为我们只要能到城里就行。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公交车到了一个站台，那里人来人往，熙攘往来，摆摊的、照相的，一片繁华的景象。经过几秒钟的合议，我们决定在此下车。

经过一早上的折腾，我们几个已是人困马乏。下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地方填饱肚子。好不容易在一个街角找到了一家餐馆，在饭菜上来之前，我们决定每人先吃一碗福州鱼丸。据同行的小 B 说福州的鱼丸可是当地的特产，到福州城不吃鱼丸，就等于没到福州。鱼丸几乎要比一般的丸子大一倍，从里面流出的油，看着有点让人发腻。每人一碗鱼丸下肚后，我们看着满桌的饭菜，没有丝毫的胃口。点好的菜，总不能浪费。哥儿四个拿起筷子，分别拣了些自己爱吃的，一二十分钟下来，一桌子饭菜还是浪费了大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学大人消费，估计那几个小哥儿也是如此。吃饱喝足了，我们很大方地付了钱，一共 150 多块，是我付的。

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逛了一圈，我买了一个会叫的电兔子玩具。小 B 则花 50 元在地摊上买了一个望远镜，他说在山上就可以把山下的好东西看个够。小 A

和小 C 没买玩具，他们每个人买了一件画有骷髅的 T 恤，价格也不菲。我们都购买了自己心爱的东西，天色却还早，看着店铺里的人都在吃饭，想必也应是中午了。我们转悠到了一个僻静之处，只见一家店里，聚满了与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原来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玩电脑游戏。玩游戏可是我的本行，但到了鼓山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玩过了。

“要不要进来玩一盘？就在我们在门外张望的时候，从里面走出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他很热情，灿烂地笑着。看样子，他是店里的老板。

这次没有经过商量，我们几乎毫不犹豫地跟着“高中生”进了屋。里面很暗，在最里间，我看见有两个瘦小的男孩正在吃饭，饭桌旁还有两张双层的铁架床，床架的上层还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电脑、饭桌、床都同处一屋。原来这个游戏店还包吃住！我们感觉到像进了天堂一样，爽极了！现在想来，那个游戏店的配套设施在顽童们的眼里，不亚于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它解决了吃、住与玩的矛盾。去痛快地玩游戏，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真是服务周到。

不知为什么，尽管如此，我们在游戏厅呆的时间并不长。用小 B 的话说：那就像一个阴谋。“高中生”的笑容太热情，服务太完善，总觉得有那么点儿

怪怪的。

不得不提的是，那天我们还去了一个公园，名字不记得了，也许公园根本就没有名字。因为这次福州行，就在无名公园里留下了惟一的一张纪念照。我们哥儿几个看了假山，游了亭子，在一个拐角的地方，看到一个长相奇怪的大胡子男人在摆摊照相。大胡子男人的相机很先进，能当场就出来照片。小 B 提出我们是不是也照一张，照就照呗！我们也应该为这次出逃来一张留念。

照相师傅养有一只白色的狮子狗，虽然狗毛有点脏，但模样还是极为可爱。我们决定拿这只狗做道具，再加上一把太师椅一样的藤椅，够气派了！抱了狮子狗，坐上大藤椅，我们哥儿四个就这么轮番地，正儿八经地照了第一张古代公子哥似的相片。

相片很快就出来了，我照得还可以，就是眼睛有些发直，而且样子也有些傻。当我结束鼓山私立学校的生活后把相片带回家，妈妈问相片是什么时候照的，我谎称是班级郊游时留下的。再后来，有报社记者来找我要一些小时侯的照片时，我翻出了一大叠给他们，只记得当时有人拿了这张照片说一句：“真傻！还抱一条狗呢！”

留了影，但我们这次的翻墙大逃亡行动还远未结束。

当我们在街上晃悠了一整天，想起回学校的时候，已是天色渐暗了。街边的店铺已亮起了灯，公园的草坪上也三三两两地聚了一些阿公阿婆，趁傍晚练剑。我们一时慌了神，怎么也找不着下车时的站台。

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公交车站台时，被告之上鼓山的末班车两分钟前刚走。出生在福州的小 B 发话了：“我倒是知道一条小路可以上山。”

“出发吧！”我们突然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一路豪情万丈向鼓山进发。我们决定走回去。

上山的小路倒也比较顺畅。但我们毕竟不是上古的夸父，追赶不了太阳，也没有那么多的体力。还不到半山，天就彻底地黑了。回头望去，可以远远地看见灯火通明的福州城。夜幕下的福州城还多了那么点大都市的味道，霓虹闪烁，灯火辉煌，仿佛是透明的一样，美丽极了。但城市的光明与喧嚣似乎离我们很远。一声猫头鹰，或什么别的动物的鸣叫，立刻把我们拉回到了现实。

夜晚的森林几乎什么都看不到，除了动物的叫声和阵阵松涛声，一切都静悄悄的。虽然有小 B 满不在乎地说着话，和小 A 听似轻松地回答着，但我依然感觉到，我们都有些害怕。黑暗寂静的森林里，大家似乎都听得到彼此的呼吸。

“那个逃犯到底抓住没有？”也许为了给大伙壮

胆，平日沉默寡言的小 C 也主动搭上话来。

“肯定没有！我们在街上也没听到有人讲这事呀！”小 B 见多识广，消息最为灵通。

“啊?! 会不会藏在……”小 C 还没说完，就被小 B 打断了：“不会的，哪有那么巧啊！”

“听说他还带着枪哪！”我本来还没想到这件事情，被他们这么一搅和，我突然感到有些紧张。

我们讨论的那个逃犯，是当时福州警方正在追捕的一名持枪杀人犯。据说他开枪杀人后，就畏罪跑了，路上还劫持了人质。警方认为持枪歹徒还藏匿在福州城，并通知各学校要注意安全。因为鼓山森林茂密，很容易躲藏，不好展开搜捕行动，为此我们学校更是特别紧张，保安部更是加紧了学校的治安巡逻。

在学校的时候因害怕歹徒夜晚袭击，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实。那几天，我就睡在床底的一只大箱子里。可能是警匪片看得太多的缘故，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都如临大敌，每晚严阵以待。当然这样的气氛只有在晚上才有，只要一到白天，我们就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想来，当时纯属是自己吓自己，逃犯怎么能往学校跑呢，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仔细想想，这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逃犯不藏在这还能往哪藏？福州城也就这一座鼓山还比较隐蔽，可以用来避避风头。我们越想越害怕，连走路的力气

也没有了。

我们原来还靠说话壮胆，现在连大声呼吸都不敢了。万一逃犯听到这边有人，过来劫持我们怎么办？我们手捏着手，就这样呆坐在黑暗里。

“找到大路，我们打的回去吧！”我提议。

“可我只剩下两块钱了，你们还剩多少？”小 A 问。

“我没了！”小 C 和小 B 异口同声。

我掏了掏衣兜，发现下山时带的 200 元钱竟也只剩下几粒硬币。

“不吃那顿饭也许还够！”小 C 嘟哝着。

我紧捏着兜里的相片，真后悔去照相，要不然我们还可以打辆“的士”回去。

不论怎样，我们还是得先走到大路再说。哥几个重整旗鼓，摸索着朝大路进发。

为走到大路上，我们又迂回了很长的路程。好不容易看到了光滑大路上反射的一丝微弱的光。脚刚一踏上大路，我们就兴奋地一屁股坐在了马路上，然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恐惧感一扫而光。

我们谁也没有戴表，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几点了，说不定学校早就关门了。如果真能回到学校附近，还可以翻院墙进去呀！但现在哪里有“的士”呢？

正当我们还在讨论的时候，突然从山上不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还可以看见一道行走着的车灯灯

光。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

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汽车头顶的“TAXI”字样，在夜里格外的醒目。

“停车！停车！”我们一齐跑到路中间，大声叫着。

车停了，下车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看了看我们，表情很是惊异。

我们七嘴八舌地讲明了情况，并恳求司机先把我们送回去，回到宿舍再拿钱给他。司机说他刚送客人上山才下来，天已经很晚了，再上去怕下山不安全，叫我们再等一会儿，看有没有上山的出租车。最后还是我们提出付双倍的钱给他，司机才勉强答应。

进了车，甭提我们有多高兴了，又大声地讲起话来。

“小伙子们，小心点哪！听说有个持枪的在逃犯还没抓住呢！”司机笑着提醒我们。

“叔叔，我们不怕，我们有四个人呢！”小 B 摇头晃脑地说道。

“哎！现在的孩子啊，不知天高地厚……”司机摇摇头，一声感叹。

那晚回到学校，已经是夜晚 11 点多。就像偷跑出去一样，我们还是偷偷地翻院墙进去的。只是自那以后，我们几个再也不睡床底下的大箱子了！

难忘鼓山之二

虽然军事化的训练和学习，让我一遍遍地诅咒过当时的光华私立学校，并狠狠地憎恨过它。但在里面两年的学习时光，确使我获取了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生体验。那两年我的学习成绩虽一日千里地下滑，但那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快的两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逐渐增长，当年那种快乐的感受便越来越深。

进鼓山的光华私立学校，还得说受我表哥的启发。表哥阿安是阿姨的长子 比我年长两岁 我们从小就一块儿长大。阿姨为了“制服”调皮捣蛋的表哥，便把他送进了以军事化管理著称的鼓山光华私立学校，当时他正读六年级。那时的我正在泉州读小学。

一个月后的周末，表哥回泉州探亲。我发现鼓山私立学校一个月的集体生活，让表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向我描述鼓山的树就像脸盆一样粗，林间还有没见过的动物跑来跑去，他是如何地自由自在。我足足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像听故事一样听表哥讲述他的“自由生活”。我动心了！

那天，我怀着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期待跑回了家，向爸爸强烈要求：我也要去鼓山光华私立学校！理由是锻炼自己。从小就受够了补习老师的“折磨”和爸

妈的唠叨，这是解放自己的惟一机会！我的决定让爸妈非常诧异：“在那里生活很苦，你知道吗？”

“没关系。这不正是锻炼我的机会吗！我信誓旦旦地说。

也许是真出于锻炼我生活能力的想法，爸妈很快就答应了我的要求，何况还有一个年长的表哥，我们可以互相照顾呢！临行前的一段时间，我忙着打点行装，自己爱玩的爱吃的足足装了几大包，每天都处在极度地兴奋之中。妈妈则一边帮我整理衣服，一边暗自垂泪。奶奶在一旁对我千叮咛万嘱咐。看见她们的样子，我总想偷偷地笑，自己又不是不回来了，当初又何必对我管得那么严呢？

走的那天，是爸妈一起送我去福州的。家里的人除了我自己外，没有一个人是兴高采烈的。随着汽车一路的颠簸，我离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离家吧，越远越好。

一星期过去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开始降临。当我穿光了所有的干净衣服后，才发现得自己洗衣服。面对小山一样的脏衣服，我想要是老妈在多好。祸不单行，我居然病倒了！严重的感冒不得不让我躺在床上。想到在家里的种种好处，我第一次哭了，而且还哭得不轻。因害怕别人发现，我只好紧紧地蒙着被子哭。

从那以后，我每次想起家，我都会掉眼泪。老妈每个月来看我一次，每次她总是流着眼泪来，又流着眼泪回去。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13岁在鼓山的那年，我总共哭了八次。这极有可能会是我一生中，眼泪掉得最多的一年。因为我相信，在我今后的岁月里，我没有任何理由掉如此多的眼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把伤痛深埋心底，困难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解决，眼泪能有什么作用呢？它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家里的人和熟悉我的老师一直都认为，如果我不去鼓山的私立读两年书，也许还不致于学习糟糕到如此田地，说不定正在哪所大学里念书呢！这只是他们的猜想。其实，我在鼓山学到了许多在家里学不到的东西。独立处事的能力，对家庭成员和别人的宽容和理解，在此之前我总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在鼓山私立学校两年的学习生活，仅学费就花了近6万元，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笔钱财的损失，可我却不这样看。

我怕“鬼”

很多人都这么讲，电脑是一件代表科学，也很唯物的东西。对电脑精通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什么妖魔鬼怪全都是莫须有的东西。说来也好